

## 舌燦蓮花說秦穆：燭之武與蹇叔辭令技法比較

陳昭昭<sup>1\*</sup> 方中士<sup>2</sup>

<sup>1\*</sup>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sup>2</sup>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摘要

春秋史上，燭之武與蹇叔為鄭、秦名臣。二者先後說秦穆，《左傳》「燭之武退秦師」、「蹇叔哭師」二文中，詳載其絕妙經典辭令。說秦穆，雙方各有其背景，辭令之基本模式亦迥異，燭之武主婉言層遞漸進法，蹇叔則採直言犯顏激進法。雖然兩者的辭令技巧，皆以「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曉以利害」為主軸，但內容截然不同。燭之武以低姿態開啓穆公傾聽的契機，並以天秤原理透析秦、晉的利益糾葛，另就秦之利害交迭辨述，終於獲致秦穆首肯退師。反觀蹇叔迫於情勢，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先以激動悍然姿態提出秦若襲鄭將面臨的三大難關，後以「秦害」怒斥秦穆之執意出師。惜其未能及時指出「秦利」，乃在於楊棄「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而最終老淚縱橫敗北收場。燭之武憑三寸不爛之舌，不費一兵一卒，成功說退秦師，對內解除鄭亡國危機，對外提升秦穆、晉文爭霸之衝突，可謂一舉兩得。因此，「說秦穆」一役，燭之武可謂大贏家。而蹇叔雖功敗垂成，然《左傳》「蹇叔哭師」中，蹇叔所樹立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章句》）形象，至今已成為千古典範。故自歷史長河觀之，蹇叔並非輸家，他與燭之武皆並稱贏家。

**關鍵詞：**春秋、秦、鄭、燭之武、蹇叔

\*通訊作者：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Tel: +886-6-2664911Ext5619

E-mail: ricesoup1228@gmail.com

### 一、前言

唐代劉知幾《史通·言語》中言春秋時代：「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當時周室王權旁落，大國圖霸、小國圖存，大小諸侯皆十分注重辭令。大國將辭令做為爭奪霸權的重要工具，<sup>1</sup>小國則將之視為謀護國家生存之利器。當時蹇叔、燭之武各為秦、鄭耆老，秦為與晉爭霸之大國，而鄭則是在大國夾縫間

苟圖生存之弱國。蹇叔、燭之武不僅皆是擅長辭令之佼佼者，二人仕途境遇亦相似，同屬少壯受怠忽，臨老始獲重用之耆老。而秦穆公先後受到燭之武、蹇叔的極力遊說，遊說結果均對鄭、秦兩國的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燭之武與蹇叔先後遊說秦穆公的文獻記載，即《左傳》中的「燭之武說秦師」、「蹇

叔哭師」二文，流傳至今堪稱辭令經典之作。二者遊說地點分別在鄭、秦二國，時間前後相距二年。這兩場精彩辭令的隔空爭鋒，扭轉了春秋史的發展。

面對同一遊說對象秦穆公，何以共同為秦國效力，且身為輔臣的蹇叔不惜哭師仍未成功？而他國分子燭之武不但遊說成功，尚且一方面解除鄭危，另一方面促使既是妻舅又是翁婿雙重關係的秦穆、晉文二人，從此正式決裂，各自爭霸。又燭之武的遊說全面致勝雖無庸置疑，而遊說失敗的蹇叔豈全盤盡輸？或不盡然。

本文僅就其遊說背景、辭令運作之主要模式、多變技巧等，先臚列一簡表如下，進而逐一依序詳析比較於後。

事件	燭之武退秦師	蹇叔哭師
時間	魯僖公三十年（西元前630年）	魯僖公三十二年（西元前628年）
地點	鄭國	秦國
背景	晉文公圖霸諸侯，秦、晉圍鄭	晉文公卒，秦謀襲鄭
遊說模式	婉言層遞漸進	直言犯顏激進
遊說技巧(一)	動之以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也！

	情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遊說技巧(二)	說之以理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遊說技巧(三之一)	曉以利害	秦利：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遊說技巧(三之二)	曉以利害	秦害： 亡鄭以陪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 晉惠背信 秦：君嘗為	秦害：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p>晉君賜矣，許（秦）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p> <p>闕秦以利晉：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p>	
<p>結果</p>	<p>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p>	<p>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秦師遂東。</p>

## 二、燭之武、蹇叔之遊說背景

燭之武說秦穆，在魯僖公三十年（西元前 630 年），秦、晉圍鄭之時。蹇叔進諫秦

穆公，則在魯僖公三十二年（西元前 628 年）晉文公卒，秦穆圖謀潛襲併鄭。地點，一在鄭境，一在秦國；時間，前者較諸後者早約二年左右。

### （一）燭之武說秦穆：秦、晉圍鄭

魯僖公三十年（西元前 630 年），秦、晉圍鄭。鄭大夫佚之狐見國家岌岌可危，立即推薦燭之武<sup>2</sup>予鄭文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左傳·僖公三十年》）雖然鄭文公欣然受納佚之狐的建議，然而燭之武卻推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同前）

《左傳·僖公三十年》記載鄭文公面對老臣的婉拒並未餒縮，他先致歉後威脅道：「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於是燭之武承接使命，夜半孤身縋降出城，潛入秦營遊說穆公。

### （二）蹇叔哭師：晉文公卒，秦穆謀襲鄭

秦、晉圍鄭之後兩年，《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載云：「冬，晉文公卒。」春秋霸主序位第二的晉文公，於冷冽的嚴冬中走完此生，此年即秦穆公三十二年（西元前 628 年）。自穆公主政以來，無時無刻不以秦稱霸中原為其終極目標。然而秦在中原圖霸這條路上滿布荆棘峻石，右鄰的晉國尤其是橫梗在東出殽、函，成為秦稱霸中原的最大障礙。

此時，眼見天下霸主晉文公已抵達人生終點，而穆公身為秦國君主也已長達三十二載矣，「生命無常感」與「中原霸主，捨我其誰？」等心念交感發酵下，更加速觸動穆公緊迫圖霸中原。何況鎮守鄭國的秦將杞子，此時回告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既然駐鄭秦將杞子信心滿滿的

保證「國可得也」，似乎天賜良機不可失，此乃更加激發秦穆公不顧晉喪，堅決潛師襲鄭的決心。穆公盤算的是晉因國喪必無暇救鄭，中原圖霸莫趁此時，更待何時？故襲鄭一役非戰不可。

### 三、燭之武、蹇叔之遊說模式

蹇叔並非不知秦穆公心中對襲鄭已持定見，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迫於秦師已整軍即將襲鄭，遂冒險犯顏以直言激進諫說穆公；而燭之武雖亡國在即，竟能冷靜以婉言層遞漸進遊說穆公。蹇叔與燭之武採用不同的遊說模式，所造成的結果亦大不同。

#### (一) 燭之武婉言層遞漸進遊說

遊說者充分運用溫婉和緩的語調與用詞，並挾利誘之，漸進式將遊說者與被遊說者之間，如同狩獵者與獵物之攻防，獵人布下誘餌，靜待獵物一步步踏入陷阱。因遊說者的態度婉約平和，暗藏利害攻心迂迴吊誘，在全然看似不具任何攻擊性下，遂能使被遊說者逐步卸下自我防衛，既定思維防線亦逐一被攻克，於是渾然不覺間，逐漸導向進入遊說者所預設的思維框架而終見收服。以上為燭之武遊說穆公「婉言層遞漸進法」模式，所具備的基本特質。

歷史上以婉言漸進式層遞法遊說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其中最著名者非「觸讐說趙太后」莫屬。<sup>3</sup>周赧王五十年（西元前 265 年），在位三十二年的趙惠文王卒，年幼的趙孝成王甫繼位，由趙太后代掌政事。秦昭王罔顧趙國舉喪，竟趁機攻趙，趙求救於齊。齊襄王指名趙必須以長安君為人質，方肯出兵救趙，趙太后偏愛幼子長安君，態度強硬堅決不許。《戰國策·趙策》中，趙太后甚至公開放言曰：「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此時趙即將面臨秦軍壓境，國家正在生死存亡邊緣，朝中大臣面

面相覷莫可奈何。唯國中老臣觸讐不像其他朝臣躁進犯顏直諫趙太后，而是以迂迴曲折的婉言漸進式諫說。觸讐先動之以情，掌握趙太后憐愛幼子的心理，消解其怒氣；接著說之以理，指出趙侯後代子孫未見三世繼有封侯者，其因乃在於子孫「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戰國策·趙四》）；終於曉以利害，明析長安君必須有功於國，否則何以自托於趙？最終說服太后。

若非觸讐能持耐性審慎諫說，否則趙太后一旦臨政「新用事」，突然一時矛盾面對小愛與大愛的天人交戰，又如何能幡然頓悟從善如流？從最初為母者挾小愛執著護子，到最後持大愛慨然同意長安君質齊，對長安君個人及趙國社稷皆是雙贏。趙太后最後能表現出為政者用事的大器度，皆歸功於觸讐以婉言漸進式層遞諫說之故。

雖無證據顯示戰國時代趙國觸讐說趙太后所之所以成功，乃沿襲春秋鄭國燭之武遊說秦穆公，然觸讐、燭之武遊說模式皆是秉持婉言漸進式層遞法諫說，乃是不爭的事實。春秋鄭國在秦、晉兩國聯軍壓陣，眼看已是兵臨城下，國家存亡危在旦夕。燭之武背負著國人的期待，勉強拖曳著垂老皮囊縋城而出。在月夜風高下，孤影危顛、踽踽獨行，勇於獨自出城挑戰秦穆公。身為弱國之民，燭之武所面對的是來勢洶洶的秦穆公，此時說客與被說者之間的氣勢早已失衡。然而燭之武無畏無懼，他堅持的遊說原理，不外乎「以靜制動、以慢制快、以柔克剛」。所謂「以靜制動」，即以冷靜態度制服秦穆公的譟動急利；而「以慢制快」，以慢條斯理反制秦穆公逞快逞能；又「以柔克剛」，以柔緩說理克服秦穆公剛烈強勢。最後，燭之武不負使命，以「靜、慢、柔」克服「動、快、剛」的穆公。

## （二）蹇叔直言犯顏激進諫說

「直言」，乃直接、率真的言語溝通表現，然因「直言」的激進式，造成雙方溝通氛圍緊張而少轉圜餘地，因而在一般社交場合中，「直言」恐非最佳勝選的言談方式。「直言」，即使是正面肯定的讚詞，上對下易被誤解為私寵偏袒，下對上則被視為諂媚阿諛；若是負面否定的批評，即使是出於良善動機，上對下易形成威權強壓嚇勢，下對上則難脫倖上無禮汗巉罪嫌。因此，「直言」的溝通方式，甚且迫使彼此劍拔弩張，欲使各自心平氣和不見血光安然而退，亦是難上加難。

以魯國臧僖伯採「直言」諫說隱公「如棠觀魚」為例。<sup>4</sup> 魯隱公的叔父臧僖伯認為「如棠觀魚」，乃隱公為滿足個人私欲之旅，不宜勞師動眾遠遊。然隱公竟以至魯、宋交界棠地巡察為由，冠冕堂皇堅持成行，臧僖伯遂託病不從其往。次年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雖然隱公藉此彌補之前未能廣納臧僖伯諫言之歉憾，然當年臧僖伯忠耿不屈的「直言」，終究不敵隱公詭狡恣意成行。可見欲以「直言」諫說有成，乃非容易事。故一般場合的社交言談，多避用「直言」。而春秋君臣在國際外交場合，亦多交錯迂迴吟《詩》以對，即是此理。謀略深算的蹇叔想當然耳必深明此理，然而其面對更難為的穆公諫說，為何非採「直言」不可？

蹇叔最初也許無意犯顏違逆穆公，而其之所以堅採「直言」方式勸說穆公，原因無他，只因秦出師迫在眉睫，蹇叔所能爭取的時間有限，唯有盡速直接諫說穆公，期能於千鈞一髮之際及時遏止秦出師，以免鑄下大錯。事實上，或許蹇叔明白穆公主動訪視蹇叔，不過是對朝中重臣蹇叔表示尊重，穆公

或許也「絕不是在搞假『民主』」。<sup>5</sup> 然穆公訪諸蹇叔，其本意恐非徵詢蹇叔意見，他的真正目的不過欲藉由蹇叔對朝中群臣的影響力，取得秦襲鄭一事的支持與背書而已。

總之，婉言漸進式層遞諫說法，乃春秋燭之武之所以能遊說服成功秦穆公，也是戰國觸警說服趙太后，所一致採用的不二法寶。然此一法寶卻不適用於蹇叔說穆公，理由何在？主、客觀情勢不同所致。就主觀而言，穆公圖謀襲鄭早已堅定決意；就客觀而言，秦師亦已整軍待發，此等情勢仿若箭在弦上，只待穆公一聲令下，烽火狼煙一觸即發。故蹇叔迫於無奈，唯有賭命以「直言」說穆公。故蹇叔直言犯顏激進而功敗垂成，自有其莫可奈何之處。

## 四、燭之武、蹇叔之遊說技巧

蹇叔與燭之武遊說的技巧，主要含括三層次，初層「動之以情」，次層「說之以理」，末層則是「曉以利害」。二者遊說的遊說技巧，雖基於相同的三層形式，但內容截然不同，結局亦南轅北轍。

### （一）動之以情

#### 1. 燭之武低姿態開啓穆公傾聽契機

蹇叔直言忠諫穆公罔效，燭之武又何以能成功遊說秦穆公？因燭之武深明「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老子·第二十二章》）之理。軟身段、低姿態，乃鬆弛對手戒心的不二法門。故燭之武搏命夜出，一見穆公，即先折腰致歉道：「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燭之武代表鄭國向秦求饒，不過是欲躍高前必先屈身彎膝的預備身段而已。

事實上，秦、晉之所以圍鄭，遠因在於「以其無禮於晉」，即魯僖公二十三年（西元前 637 年），晉文公重耳離開狄後，流亡至鄭國，鄭文公不加禮遇；近因則是「貳於

無禮於晉」，即魯僖公二十八年（西元前 632 年），晉、楚城濮交戰前，「鄭伯如楚致其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以上兩項理由，前者不過晉文公個人愾怨，後者乃晉、楚兩國為鄭相爭，兩項理由與秦何干？彼此之間心照不宣，燭之武不必將之一一點破。此時，燭之武已開啓穆公傾聽的契機，往遊說目標向前跨越一大步。

同樣面對秦穆公只開口說一句話，目標也一致鎖定「動之以情」，而燭之武、蹇叔兩人遊說的結果，為何大不同？燭之武以一句話「鄭既知亡矣」的卑屈、弱者之姿，直搗穆公心防，鬆動對手戒心，完成「曲、枉、窪、敝」的進言鋪設，並繼以說理兼挾利害，達成「全、直、盈、新」等退秦師之標的。反觀蹇叔出場，即以一句話高聲直呼「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反而對即將出征的秦師大觸霉運，刺激穆公情緒反彈。加上穆公對襲鄭一事心意已決，從此穆公心鎖目矇，蹇叔完全斷絕後續進言之路徑。顯而易見，燭之武遊說的第一句話功夫，遠在蹇叔之上。

## 2. 蹇叔高姿態激發穆公情緒反彈

一開口欲遊說秦穆公，蹇叔昂首抬高姿態疾呼：「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此一舉動對即將出征的秦師而言，豈非無異於以〈薤露〉哀樂、〈蒿里〉輓歌為之送別？蹇叔大肆直呼的讖言，對即將出征的秦師軍心，又將造成何等負面不祥的影響？蹇叔本意或許企圖出險招，強力嚇阻秦師東進。結果竟適得其反，反而激怒穆公情緒，導致穆公更執意秦師全速東進。秦襲鄭之結果，雖然事後證明蹇叔料事如神、一語中的，但蹇叔以犯顏「直言」方式激進勸諫穆公，不僅遭致嚴重挫敗，還受到穆公粗暴詛咒「拱木之墓」一記回馬槍重擊。

正如《史記·留侯世家》所云：「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臣屬以「直言」遊說君主，成敗關鍵主要在於君主有無廣納忠言之雅量。若明君存雅量、納忠言，如劉邦都能廣納樊噲直言，則君臣互蒙其利；否則以逆耳直言諫說而罔效者，如項羽不聽范曾言，君臣必各致其害。甚至因直言諫君而喪命之臣比比皆是，故賈誼〈惜誓〉歎曰：「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史上以「直言」忠諫而死於非命，如比干者不計其數，而蹇叔能僥倖逃過一死，誠屬不幸中之大幸。

## （二）說之以理

如此一來，同樣是遊說秦穆公，蹇叔與燭之武相較之下，看似輸在起跑點。然而在對秦穆公遊說核心「說之以理」部分，二人論析精闢，難分高下。

### 1. 燭之武以天秤原理透析秦晉利益糾葛

燭之武開門見山云：「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不拐彎抹角的實事求是遊說法，自然投合來自西方快馬奔騰出入飛沙走石，爭取生存空間的秦穆公。燭之武遊說秦穆公之主軸，乃在於掌握秦、晉兩國長期以來，因霸業競爭所造成的利益糾葛，再層層見縫插針挑撥兩國緊張關係。

基本上，燭之武深知秦、晉勢力消長，乃如同天秤原理，秦強則晉弱，反之，晉強則秦弱。他亦透悉秦、晉雖為芳鄰，又有親上加親之姻親關係，然其終極目標皆在爭奪天下霸主寶座。在此利害益衝突下，一朝雙雄拔劍爭霸天下，屆時兩國的鄰誼、姻情等自然擺落於旁。他更清楚受到晉百般隔阻，以孤立西方的秦國。而秦當前之急乃翻越晉，在東土尋求一中途站。因而燭之武一出

口，立即點破「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換言之，秦若欲爭霸天下，當前所迫切者乃跨越晉國的阻擾，在東方諸國迅速建立轉運站。而秦在東方的理想轉運站，燭之武此時尚未毛遂自薦鄭，仍強力詰問：「焉用亡鄭以陪鄰」？燭之武特別強調：「鄰之厚，君之薄也」，鄭國之存亡頓時舉足輕重，成為秦、晉天秤兩端爭霸成敗的關鍵。此言一出，立即攻陷秦穆公之心防底線，且同時成為燭之武後續對秦穆公「曉以利害」，即以鄭為秦在東方的補給轉運站，預先鋪線埋針。

## 2. 蹇叔明析秦襲鄭有三難題待解

蹇叔分析秦師潛襲鄭必敗的理由，甚為高明，其云：「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蹇叔舉出秦師有三個基本難題未能解決：即「遠距離、長耗時」、「難後援、乏補給」、「勤無得、渙軍心」，故襲鄭必敗。

首先，就「勞師以襲遠」而言，即「遠距離、長耗時」。秦與鄭並非比鄰而居，兩國相距甚遠，且尚夾有強晉於其間。《春秋經》載魯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sup>6</sup>秦師不久隨即出發，至次年春過周、滅滑，夏四月晉師敗之於殽為止。秦軍東進前後歷經冬、春、夏三季，耗時長達五個月左右。其次，就「師勞力竭」而言，即「難後援、乏補給」。秦孤軍東去，路途遙遠兵馬疲敝，後援補給難以及時充分運達。加上中途毫無友邦國支援，軍用損益乃窘困無可支應。再者，「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而言，即「勤無得、渙軍心」。軍隊遠出國門，歷時過長，將兵思鄉情切，易使軍心紛亂如芒、渙散如沙。秦軍雖未如蹇叔所言群起「悖心」，並滅滑而歸，亦莫如蹇叔

所言「勤而無所」。然師終究離家千里，蹇叔一再強調「勞師以襲遠」、「師勞力竭」、「遠主備之」、「鄭必知之」、「其誰不知」等，皆智慧積累之真知卓見。惜哉蹇叔說者諄諄，穆公聽者藐藐，秦師敗於殽，亦屬必然。

蹇叔層層有秩，分層縝密預言秦師一出東門必敗之理；而燭之武則以天秤原理，剖析亡鄭唯獨厚於晉，存鄭則有利於秦。二人析理厚實闢透，句句擲地有聲。然何以結果蹇叔敗，而燭之武成？主要關鍵在於秦穆公過於急切稱霸中原而利令智昏所致，此與吳諸樊、吳王僚趁楚喪不弔唁反進伐，有何異同？<sup>7</sup>

### （三）曉以利害

天地萬物為求生存，無不以趨利避害為基本法則，《韓非子·姦劫弑臣》云：「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就安利、去危害，小至螻蟻大至人類，甚至社群、國家，莫不如此。而蹇叔、燭之武諫說秦穆公，皆就「曉以利害」為其遊說重心，亦不乏此理。

## 1. 燭之武交迭辨明秦利與秦害

燭之武遊說秦穆公，乃擅長運用「夾利夾害」之大剪，以穆公的立場設身處地思考，為穆公處心積慮的千秋霸業裁剪出藍圖。燭之武延伸先前向穆公所言「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先以利誘秦，提出「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自發性以鄭國做為秦穆公朝思暮想所企圖建立的東土轉運站之後，再進言：「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晉惠背信秦：君嘗為晉君賜矣，許（秦）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即灌輸亡鄭所致的秦三害：「亡鄭以陪鄰」、「晉惠背信秦」、

「闕秦以利晉」。喻之以利害，迫使對方權衡利弊，決定取捨，此亦即春秋時期常見之遊說手法。<sup>8</sup>

燭之武「以利誘、以害脅」層疊式遊說法，徹底瓦解秦穆公嚴密心防，導致「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左傳·公三十年》），秦師退兵不僅為鄭國開啓一條生路，燭之武此舉也埋下兩年後，秦穆公不顧「不伐喪亂」國際公法，執意趁晉喪襲鄭的另一場戰火。

## 2. 蹇叔僅斥誠秦害未申明秦利在楊藥「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

蹇叔雖就「曉以利害」諫說秦穆，唯僅斥誠勿陷秦害，惜並未逆向申明秦利在楊藥「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蹇叔痛斥秦師一出東門，必屍骨棄野、歸國無望，其云：「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從王孫滿觀師、弦高犒師、皇武子辭杞子等，已驗證蹇叔預言「鄭必知之」、「遠主備之」（同前）的料事如神功力，<sup>9</sup>而此處「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更印證蹇叔精準預言，乃來自於對各國地理形勢、戰略地位，和地方歷史淵源等瞭若指掌，以及實戰或觀戰豐富經歷。由此觀之，蹇叔見識深遠、料事精準，的確是春秋不可多得之卓越賢才。

惜哉蹇叔諫說穆公，只指出「秦害」，未能道出「秦利」。「利與害」如剪刀之交叉雙刃，雙刃必須同時運作，剪刀才能發揮效用。否則僅言「秦害」而忽略「秦利」，則形同僅存單刃的剪刀，如何使力裁物？故諫說穆公，蹇叔除了明示「秦害」之外，亦當指出「秦利」何在。如此一來，才有機會成功諫說秦穆公。而「秦利」究竟為何？乃在於高舉春秋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即《詩

經·小雅·節南山》所云：「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尊奉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而取消秦師襲鄭，乃秦之大利。

春秋不伐喪亂，乃當時的國際公法，<sup>9</sup>雖然違背此一國際公法者大有人在，如前述的吳諸樊、吳王僚等；然秉持道義堅守國際公法者，亦不乏人，如楚共王、晉士匄等。《左傳·襄公四年》云：「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在楚莊王之後繼位的楚共王本擬伐陳，聞陳成公卒，立即休兵。又《左傳·襄公十九年》：「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晉士匄領軍入侵齊國，至穀邑，一聞齊靈公喪訊，雖未見晉平公下令，即自動退師止伐。

楚國雖被當時中原諸侯視若南蠻之國，然能遵守國際道德公約逢喪不伐。秦穆公與之相較，臨晉文之喪未加以弔亡撫恤，竟逆向躁進大舉襲鄭，不僅自毀國際道德公約，有辱國格，其思慮竟遠不及楚共王。而晉將士匄且能尚德崇禮，秦穆公貴為一國之君，豈不如一區區晉國將領士匄？楚共王、晉士匄雖同為春秋時期然皆晚於秦穆公，若蹇叔能以不伐喪亂立德功業力諫穆公，則穆公不僅有機會成為春秋執行國際公法不伐喪亂之典範，在楚共王、晉士匄之前及早立下垂世不朽盛名，亦不必如吳諸樊、吳王僚者流，趁人之危大伐喪亂，留下不仁不義之污名，以及晉敗秦師於殽之罪名。嘆惜蹇叔勸諫穆公時，只言秦害未舉秦利，促使穆公錯失樹立千秋典範之良機，實令人扼腕。

綜合上述，蹇叔雖是由穆公親自徵詢而被動式諫說，燭之武則是主動遊說秦穆公。然燭之武接任遊說秦穆公任務，有其機遇上的偶然，也有情勢上的必然。所謂偶然，是指在此之前，燭之武在鄭國政壇大半輩子幾乎被閒置，而今全然因鄭大夫佚之狐向鄭文

公推舉，才被動縋城而出。所謂必然，是指燭之武在被閒置期間，其才能必然贏得朝臣佚之狐的信任，故方能於國家情勢告急時見舉，並承擔起此一重責大任。事實證明，燭之武臨危受命面對秦穆公，他洞悉國際形勢，不卑不亢、軟硬適中駢其透關辭辯，化干戈為玉帛，樹立了弱國特使外交談判的卓然風範。鄭國能以單一耆老燭之武，勸退素稱「虎狼之軍」的秦師，自是必然。

而燭之武以絕妙的外交辭令成功說秦穆兩年後，即秦穆公三十二年（西元前 628 年），也是老年才重返政治舞台的蹇叔，不惜放下尊嚴，置死生於度外，以淒厲哭號進諫秦穆切莫襲鄭。然而蹇叔諫說秦穆公，有其成功機率上的渺然，也有情勢上功敗垂成之必然。所謂渺然，是指蹇叔若能高舉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秦穆公或者不會錯失與楚共王、晉士匄等，同列春秋不伐喪亂立德功業之典範，然此成功機率是何等渺然。所謂必然，是指穆公在徵詢蹇叔之前，對襲鄭一事已胸有成竹勢在必行，因而對蹇叔諸多悖於己意的建言，自然甚感逆耳而不從。即使身為魯隱公長輩的叔父臧僖伯，都無法勸說遊興正濃的魯隱公取消「如棠觀魚」之行，身為異國人士入秦為上大夫的蹇叔，焉能諫阻一心稱霸中原的穆公，焉能驅使東向秦師回頭？在此情勢下，蹇叔諫說功敗垂成之餘，尚慘遭穆公奚落咒詛，只能痛心哭號，無奈目送骨肉一步步趨向凶險陷阱，亦是必然。

## 五、結語

《韓非子·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而《呂氏春秋·先識覽·悔過》亦云：「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

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可見明智精道善辯的箕子、范蠡等，亦深感遊說之難，難在洞察知悉所遊說的君主深不可測之心。而燭之武、蹇叔所遊說的秦穆公，其心苟真難以明澈洞悉？

秦穆公在位前後凡計三十九年（西元前 659 年-西元前 621 年），觀其一生之最終目標就在圖霸中原。唯令穆公所扼腕者，史無前例與晉雙聯姻、兵援惠公、晉文回國即位、泛舟之役賑晉災等，而傾國資、大動員、費心力的結果，晉文竟捷足先登勤王稱霸。然「圖霸中原」仍是穆公居心所在，天下人盡知，燭之武、蹇叔豈能不知？故二者以攻心為上，開展舌燦蓮花，戮力突破穆公心防，以期達到遊說標的。

檢視燭之武、蹇叔之說秦穆，基本上，燭之武所採用的模式，選擇偏向保守穩當的婉言漸進層遞法。此法進可攻、退可守，如同當時國際外交場合中，各國使節以《詩》迂迴應對的道理相同。燭之武又擅長「以靜制動、以慢制快、以柔克剛」，故能制服秦穆來勢洶洶的急利譟進，搶先控制全局氛圍。此法亦戰國時代觸讐成功說服趙太后，所採行的遊說模式。而蹇叔之所以未用此法，反其道選擇「直言犯顏激進法」，乃因穆公圖謀襲鄭早就心意決意，其訪諸蹇叔，不過想藉此尋求支持與背書而已。且秦師已整軍待發、箭在弦上，蹇叔迫於情勢高度緊急，唯有走險棋以「直言」說穆公。因此，蹇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直言犯顏激進法」無功而返，自有其可憫難言之無奈。

而燭之武、蹇叔進入遊說核心後，辭令技法就「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曉以利害」等三部分，層次分明，明辯有致。首先，「動之以情」部分，燭之武以「鄭既知亡矣」的卑屈低姿態，開啓秦穆的傾聽契機。而蹇叔高呼「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的昂首高姿態，反而激怒穆公即令秦師全速東進。就此部分而言，燭之武較之蹇叔技高一籌；其次，「說之以理」部分，燭之武充分運用秦、晉勢力消長之天秤原理，將兩國長期因霸業競爭所造成的利益糾葛，層層見縫插針，將兩國緊張關係徹底白熱化。至於蹇叔則明舉秦師襲鄭，將難以度過三大難關：即「遠距離、長耗時」、「難後援、乏補給」、「勤無得、渙軍心」。就此部分而言，二人見解獨到，論析精闢，難分軒輊；最終，「曉以利害」部分，燭之武以秦三害：「亡鄭以陪鄰、晉惠背信秦、闕秦以利晉」及秦大利：「若舍鄭以爲東道主」的層疊包夾下，秦穆退師。而蹇叔以其豐實歷練，神準預言「秦害」，乃是「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然而卻未能舉出秦師若及時止步，「秦利」何在。「秦利」乃在於履踐春秋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若能說服穆公秉持道義堅守國際公法取消襲鄭，則秦穆公不但能免除趁人之危伐喪亂之污名、晉敗秦師於殽之罪名，更能在楚共王、晉士匄之前，及早立下不朽美名，成爲春秋執行國際公法不伐喪亂之典範。就此部分而言，燭之武「夾利夾害」說穆公，而蹇叔雖精準言中晉敗秦於殽之「秦害」，然未能提出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之「秦利」，惜哉！

總而言之，秦穆繼晉文之後急躁圖霸，已爲燭之武、蹇叔之遊說，埋下成敗關鍵。而燭之武「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成功說退秦師，不僅爲鄭國爭得一線生機，也爲個人在春秋外交史上樹立崇高楷模。此亦證明鄭國長期不知用人，並非無才可用，故鄭國爾後逐步走向衰萎，實不足爲奇。而說秦穆，表面觀之，燭之武公私雙贏、大獲全勝，蹇叔則是功敗垂成。然就事實而論，蹇叔當時受制於秦穆之利令智昏、剛愎自用等，自有其難以扭轉、跨越之主觀障礙。何況「蹇

叔哭師」流傳迄今，蹇叔已成爲家喻戶曉的典範人物。故跳脫當時的有限時空，站在歷史洪流的角度觀之，蹇叔與燭之武當可並稱爲大贏家。

## 註 釋

1. 陳敦荃〈《左傳》外交辭令臆說—諸侯大國爭奪霸權的工具〉，《外交學院學報》1994年02期，頁83。
2. 燭之武爲鄭國大夫，先世受封於燭城，以地爲氏，名武，古人名多用「之」字爲語助詞，燭之武亦曰燭武，介之推、佚之狐亦同此例。燭爲鄭邑，在今河南省新鄭縣西南的燭城。另有一說：燭之武原爲商人，出於報答鄭君釋「商奴」之恩，遂縋於城外，成功遊說秦穆公，鄭乃倖免於亡國。
3. 觸讐說趙太后，參見漢·高誘注，《戰國策·趙四》（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68年7月），卷第二十一，頁9b-10b。其中子義聞之說得極好：「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頁11a。
4. 《左傳·隱公五年》：「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

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春秋左傳注》，上冊，頁 41-44。

5. 王泉、丁如泉於〈婉言退師與直言哭師-燭之武與蹇叔勸諫的不同結局剖析〉

云：「蹇叔所處的背景是：穆公欲稱霸諸侯，乘晉君新亡，潛師襲鄭，意在一舉併吞鄭國。不過，穆公仍有疑慮，特意向蹇叔徵求意見。一般的說，穆公從心理上是想向蹇叔聽取高見的，絕不是在搞『假民主』。可已設想，如果蹇叔慎選用語，抓住時機，委婉陳辭，是能最終形成共識的。」《現代交際》1994 年 11 期，頁 7。按、然訪諸蹇叔之前，穆公已篤定襲鄭策略，且心意已決。由蹇叔後來受秦穆公怒咒觀之，即使蹇叔肝腸哭斷，恐怕也難以扭轉秦穆公冒然東進決意。

6. 春秋吳壽夢雖屬意將王位傳給幼子吳季札，但基於宗法，遂傳位於長子吳諸樊。吳諸樊或急於立功，乃於魯襄公十三年（西元前 560 年），即登基的同年秋，趁楚共王卒，立即出師伐楚，結果大敗於庸浦。《左傳·襄公十三年》記云：「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春秋左傳注》，下冊，頁 1002；另吳王僚趁楚平王喪而伐楚，《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言：「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

王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春秋左傳注》，下冊，頁 1483。按、此事導致吳公子光趁機派鱄設諸刺殺吳王僚並篡位。

7. 胡安順，〈《左傳》的辭令（下）〉，《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6 年 04 期，頁 41。
8. 楊鳳琴，〈言若其人-淺談秦晉殽之戰中蹇叔的形象〉，《語文學刊》1994 年 02 期，頁 43。
9. 張高評〈左傳兵學及其思想〉云：「夫君國喪亂，可悲可憫之甚，弔恤患唯恐不及，奈何乘人之危而伐之？此春秋之道德精神，人道主義思想，楊堯『不伐喪亂』之國際公法，蓋非是則爲諸侯所不許，以其趁火打劫，不仁莫甚也。」，收入《左傳之武略》（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10 月），頁 19。
10. 秦穆公五年（西元前 655 年），《史記·秦本紀》載百里奚云：「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遂「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起，至秦穆公三十年（西元前 628 年）秦襲鄭止，蹇叔仕秦已前後二十七年。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依作者姓氏筆畫爲序）

- 司馬遷（1978）。《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
- 高誘注（1979）。《戰國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楊伯峻編著（1991）。《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張高評（1994）。《左傳之武略》，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劉知幾（2007）。《史通》，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二、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為序)

王泉、丁如泉(1994)。婉言退師與直言哭師-燭之武與蹇叔勸諫的不同結局剖析, *現代交際*, 11, 6-7。

胡安順(1996)。《左傳》的辭令(下), *西安教育學院學報*, 04, 40-44。

楊鳳琴(1994)。言若其人-淺談秦晉殽之戰中蹇叔的形象, *語文學刊*, 02, 41-43。

陳敦荃(1994)。《左傳》外交辭令臆說—諸侯大國爭奪霸權的工具, *外交學院學報*, 02, 83-88。

## Persuaded Eloquenty Qin Mu : Compare of the Rhetoric Skills between Zhu Zhiwu & Jian Shu

Chao Chao Chen<sup>1\*</sup> Chung Shis Fung<sup>2</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Development,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71710, R. O. C.  
<sup>2</sup>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rough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Zhu Zhiwu and Jian Shu were the ministers of repute in Qin, Zheng. Before and after, both tried to lobby Qin Mu. Zuozung, “Zhu Zhiwu successfully repulsed the Qin army”, “Jian Shu cried for the Qin army” such were ingenious classical rhetoric. Trying to lobby Qin Mu, each had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basic models of rhetoric also were not the same. Zhu Zhiwu urged euphemistically tier making gradual progress, and Jian Shu push to be outspoken drastically. The main spindle of rhetoric skills included ‘touching feelings’, ‘convincing reason’ and ‘being aware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ut the contents both were all different. Zhu Zhiwu groveling opened the juncture of Qin Mu’s listening, then analyzed the conflict of benefits between Qin and Jin as the theorem of scales. Besides, he argued Qin Mu into gains and losses of Qin over and over, at last, he successfully repulsed the Qin army. On the contrary, Jian Shu held high his head to enrage Qin Mu, though he brought up three difficulties about raiding into Zheng, finally, he spoke of the losses about Qin and stormed at Qin Mu insisted on raiding into Zheng. It was too bad, he did not menti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hen the country took place national mourning, the other country could not fight it, so Jian Shu failed in tears of old men. Zhu Zhiwu with a silver tongue, did not need to dispatch a single soldier, and successfully repulsed the Qin army. Internal relieving of Zheng the demise crisis, on the outside provoking Qin Mu and Jin Wen hegemony of conflict, could be described as 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Therefore, Zhu Zhiwu was a winner in this war. Even though Jian Shu failed, Zuozung “Jian Shu cried for the Qin army”, about loyal courtiers direct advice monarchs, he was a great pattern. Let’s see from the history river, Jian Shu was not a loser, he and Zhu Zhiwu all were the winners.

**Key words : 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n, Zheng, Zhu Zhiwu, Jian Shu**

---

\*Correspondenc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Development,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71710, R. O. C.

Tel: +886-6-2664911Ext5619

E-mail: ricesoup1228@gmail.com